

〔日〕半藤 一利 著
杨庆庆 王萍 吴小敏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日本最长的漫一天

运的八月十五日

NIHON NO ICHIBAN NAGAI HI by Hando Kazutoshi

Copyright ©1995 by Bungei Shunju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199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Bungei Shunju Ltd.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R.O.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文艺春秋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7)第 1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决定命运的八月十五日/[日]半藤一利著;

杨庆庆 王萍 吴小敏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29-00445-3

I.日… II.①半…②杨… III.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 IV.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990 号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决定命运的八月十五日

RIBEN ZUI MANCHANG DE YITIAN

——JUEDING MINGYUN DE BAYUE SHIWURI

[日]半藤一利 著

杨庆庆 王萍 吴小敏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何晶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8.25 字数:202 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445-3

定价:24.9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正午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到八月十五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里发布《停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在这短短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出现过什么思想分歧、决策交锋,乃至政治、军事争斗?这一切历来是历史学家、政治家以及广大民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段停战史,一九六三年六月,日本文艺春秋社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应邀出席座谈会的三十人分别来自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有政治家、旧军人、特攻队员和冲绳的女学生等。其中有御前会议的出席者,政变计划的参与者,还有曾在内阁、官中、外务省、驻中立国大使、陆军省、海军省、NHK工作过或与之相关的人员。从这些当事人所回忆的事实中诞生了这部作品。在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的今天,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关二战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者半藤一利是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孙女婿。是日本有名的保守派评论家。在这部书中,作者以求实的态度记录了当天日本皇室、军政高层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变故。无论是心灰意冷、决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政府首脑们,还是在日本民族的存亡关头,无奈做出停战圣断的昭和天皇,以及违背天皇圣旨,妄图通过本土决战谋求战略转机而企图孤注一掷发动政变的陆军青年军官们,对他们的思想个性、言谈举止以及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作者均有细致入微和栩栩如生的描述。书中各章节环环紧扣,情节起伏跌宕,险象环生,恰似好莱坞大片,有很强的可看性。

如上所述,本书对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揭开了那段历史的神秘面纱,使人们对日本战败投降的全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这正是本书的可取之处。难怪本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

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但应该指出,这本书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日本天皇对发动战争和由此给世界人民以及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书中对此非但没有做出应有的反省,反而将天皇描写成为一位忧国忧民,国难当头处变不惊的镇国之君。其次,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著名的战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作者却出于其保守的立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评,相反,却对他们克制自我好恶,执行天皇《停战诏书》予以了肯定,甚至赞扬。这种写作态度虽然有作者本人所处环境的制约因素,但从更高的角度和从世界的范围来讲,这种偏袒本国战犯的写法却是不公正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予以注意。第三,明明是一群被军国主义洗脑的陆军青年军官,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打着“捍卫国体”的幌子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但在书中,却被描写成了一群为了天皇和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奋力抗争的爱国志士。尽管作者对青年军官们的鲁莽行动持否定态度,但在客观上却肯定了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鉴于此,我们可以抱着一种客观的心态来看待这部作品,把它当做是一个了解日本历史、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心态的窗口。

我想对于当今的日本国和日本人来说,最要紧的事恐怕莫过于运用“平衡感觉”掌握复原能力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的思想发生剧烈的左右摇摆在所难免。但是,能否在恰当的时期内恢复平衡,却决定着一个民族或个人的命运。

我在拙著《火焰在流动》一书中,虽然重点探索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架构——构成其核心的“忠诚意识”的起源和本质,但当我参阅各种各样的资料,回顾自幕府末期日本一路走来的足迹时,我发现日本国民左右摇摆得十分厉害。但是他们恢复平衡的能力,决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族逊色。正是靠着这种恢复平衡的能力,才成就了今天的日本,使日本成为整个亚非地区唯一的现代化国家,并迈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战败后日本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二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与幕府末期相似的一场“强震”袭击了日本。这是近代日本第N次测试民族“平衡感觉”的范例。

建国以来,可以说在第一次面对战败这个巨大变化的时候,全日本是如何剧烈地摇晃的?如果以当时位于日本中枢的人们为中心,对他们的行动开展调查,并与幕府末期的情况进行比较,那一定会得出有趣的结果。

文艺春秋下属的“战史研究会”企划了《日本最漫长的一天》一书,他们收集了能弄到手的一切事实材料,从而写成并出版了该作品。书中讲述的可称之为“二十四小时维新”,其主要事件是在国民大众的目光所无法企及的地方发生的。

因而,本书不是罗列“终战之日”的回忆故事,而是以直到前不久仍被埋没的资料为基础,以日本人的精神构架为主题写成的书,是一部二十四幕的“长篇连续剧”。

书中粉墨登场的人物在各自所拥有的“日本式忠心”的驱使下行动着,相互碰撞着。但是,因为缺乏能把握全局做出冷静判断的大

政治家、“大导演”，以至在同样情况下别的国家所见不到的而为日本所独有的悲喜剧，就不以“演员”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各地——上演了。正因为如此，这出连续剧充满了惊险恐怖的场面。

当然，这里所描写的连续剧并不是完整的。即便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当事人中，仍有很多人不愿将真实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也有很多人主张不要写。虽说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但是战败这个大强震之后的“余震”仍然在看不到的地方继续发生着。

这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它给了我在《火焰在流动》中所求索的关于日本特性的问题一个明确的回答。与此同时，本书以战败为契机，虽不能说描绘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日本民族崭新的历史第一页，但可以认为是开了个头。

昭和四十年(1965)七月

大宅壮一

前言 /1

序 大宅壮一 /1

序章 /1

八点十五分,伴随着一道强烈的闪光,大爆炸发生了。一枚炸弹给四十万人带来的只有一个字——“死”。广岛市瞬间从地球上消失了。

.....

十四日正午一下午一点

“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阿南陆相 /31

有的人忘记了体面,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有的人拼命地忍耐着,紧握双拳,几乎要将它们捏碎;有的人从狭小的椅子上哧溜滑了下来,跪在地毯上,最后瘫倒在地板上放声痛哭。

.....

下午一点一两点

“决定录音广播。”——下村总裁 /45

还有一名叛逆的狂热分子,他是一位更有实力的人物,而且是一名身经百战的猛将、著名指挥官。面对败北,他没有像畑中少佐那样失声痛哭,而是将自己的斗志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

下午两点—三点

“军队将自己负责解决一切问题。”——米内海相 /54

他们受到了教育,被灌输了一种神秘而彻底的观念: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取得胜利。对他们来说没有投降一说。如果是为拥戴陛下而战,即便是全军覆没,也不算是败北。

下午三点—四点

“重蹈永田铁山的覆辙。”——田中军司令官 /60

四百三十万陆海军官兵,一万架敢死队飞机,三千三百枚海上特攻兵器在日本国内各处已做好最后大决战的准备并待机而动,士兵的身体就是武器,就是军火,他们被教导要不惜一切代价拼死决战。

下午四点—五点

“反正明天都是一死。”——井田中佐 /68

比起沮丧地挠挠头作罢,或者自暴自弃地挥舞拳头,堂堂正正地、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把手放下反倒需要真正的勇气,而且剩下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毫不留恋、痛痛快快地自杀。

下午五点—六点

“近卫师团有险恶的计划。”——近卫公爵 /76

侍从户田康英是较早注意到近卫师团异常举动的人之一。他发现从宫内省到御文库的路上有军人四处游荡,人数比平时多很多。虽然感到有些怀疑,但他很快就改变了想法。

下午六点—七点

“关键时刻，必须要慎重。”——莲沼武官长 /84

原首相东条英机大将和紧随其后的畑俊六元帅来访。东条大将就战争罪犯的问题对陆相说道：“如果投降的话，我们肯定都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到时候我们双方……”说到这里，大将的眼镜后面突然闪烁出敏锐的目光。

下午七点—八点

“军方的决定没有任何内幕。”——荒尾军事课长 /89

青年军官们开始在大势已定的前提下寻找一种幻想。他们开始失去判断力和平衡感。他们不相信局势已陷入一筹莫展的绝境。即使是局势发展到了最糟糕的地步，仍必须有所作为。

晚上八点—九点

“下官坚决战斗到底。”——小园司令 /98

这时，内阁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为慎重起见，在对诏书进行校对的时候，突然，佐野理事官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变得十分苍白。

晚上九点—十点

“给我写师团的命令。”——芳贺联队长 /105

当曾我副官被芳贺联队长叫到司令部的时候，方才看到的那三位陌生的军官已非常从容地坐在椅子上了，军刀立在双腿之间，双手重叠放在刀柄上。曾我副官突然感到房间里气氛异常。

晚上十点—十一点

“没有杀人的决心,就不能成功。”——畑中少佐 /112

日本君臣之分即如天地分离一般地自然形成,正确地维护这一点即是忠。万物的生存都归于天皇,对此国民应该感恩戴德,视天皇为人神,维护一君万民这个组合——他们确信这是日本国体的精华所在。

深夜十一点—十二点

“无论如何,一切都平安结束了。”——东乡外相 /121

陆相敬了一个礼,静静地退了出去。书记官长把他送到大门口后回到总理室时,铃木首相说:“阿南君是来告辞的啊。”陆相一瞬间就已消失在黑暗里。

十五日零时—凌晨一点

“你们还算是男人吗?”——佐佐木大尉 /130

儿玉的平民不断地聚集到机场来。他们挥着国旗,在欢呼声中目送出击的飞机。机身涂着太阳旗的飞机还编队在日本的天空飞翔,这对他们来说已是值得骄傲的事。他们拼命地挥着旗帜,叫着万岁。

凌晨一点—两点

“你想让东部军怎么样?”——高岛参谋长 /139

一片血海中,森使团长和白石中佐的尸体俯伏向下,几乎重在一起。椎崎中佐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似在俯视这一切,还有两名兴奋的军官……叛乱已经开始了!

凌晨两点—三点

“和二二六事件时一样啊。”——石渡宫相 /149

凌晨三点，B29 大队完成了对日本本土最后的攻击，结队飞走了。空袭警报解除了。对于四处起火的城市中的市民们来说，空中的恐怖是消失了，但被大火围攻的恐怖却依然存在。而皇宫之中，发生了谁都没预想到的恐怖情况。

凌晨三点—四点

“事到如今，再闹又有什么用？”——木户内府 /159

侍从静悄悄地隐入黑暗之中，突然，令人胆战心惊的寒光闪过，一把刺刀横在眼前，侍从顿时便失去力气，瘫倒在地。“不许出去，这是命令。”

凌晨四点—五点

“把我杀了，也无济于事。”——德川侍从 /177

佐佐木大尉率领的“国民神风队”已经到达灰色的首相官邸。周围一片出奇的宁静。他们迅速地把两挺轻型机关枪架在了正门前。佐佐木大尉压低声音命令道：“开始射击！”

清晨五点—六点

“军队即将进入御文库！”——户田侍从 /191

陆相已经剖腹完毕，正用右手摸寻着右颈动脉。中佐蹲在他身后，注视着这一切。陆相的身体开始摇晃起来。他把短刀顶在右颈上，用力向前一拉。鲜血一下子喷射出来，身体却依然没有倒下。

清晨六点—七点

“朕亲自去把朕的决定解释清楚。”——天皇 /201

战斗舰密苏里舰上的“猛牛”哈尔西大将收到了来自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的命令，“停止空中袭击。”那时是六点十四分。当时，第二波攻击队正朝着目标地区前进，而第三波攻击队已聚齐在各自的航空母舰甲板上，开始了暖机运行。

清晨七点—八点

“请谨听玉音。”——馆野播音员 /207

“白天没有供电的地方，在正午播放的时候，会特别供电。另外，在政府机关、事务所、工厂、停车场、邮局等地方，请尽量利用收音机。全体国民务必以严肃的态度，谨听讲话。天皇广播时间为正午。”

上午八点—九点

“从现在开始，就不该由我们老人出场了。”

——铃木首相 /214

海军已经统一了意见：对天皇的诏书，一律服从。愤怒和失望使得大尉全身发颤，在年轻的少佐参谋面前，他大声斥责道：“真是太没出息了！海军即将不存在了，难道这也没关系吗？”

上午九点—十点

“立即将两人逮捕！”——塚本宪兵中佐 /219

一股青烟，从陆军省中庭升起。这是他们又在焚烧机密文件。工作人员安静地搬运着文件。无论怎么烧都烧不完的文件，堆成一座小山。在光辉灿烂的夏日阳光下，发黑的火焰熊熊燃烧着。

上午十点—十一点

“我现在去广播局。”——加藤局长 /222

和天皇广播无关的节目一律取消。在新闻报道的时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从正午开始，播放天皇讲话。

上午十一点—正午

“从现在开始，进行重要广播。”——和田播音员 /226

在强烈不安的驱使下，铃木参谋走上前去对他说道：“马上就要播放陛下讲话，这里必须要加强戒备。”话音刚落，军官突然紧紧地握住军刀柄，发疯似的叫喊起来：“怎么能宣布终战呢？我要把这些家伙统统杀光。”

结尾 /236

当历史上最长的一天结束时，大日本帝国便成为了“历史”。

后记 /244

参考文献 /247



序 章

“我们对此不予理睬”

《波茨坦公告》震撼了东京的中枢神经，这一天决定着日本的命运。早上天气晴朗，预示着午间的酷热。相关人士估计今夜将平安无事，然而深夜，海外传来的电波像一只巨大的楔子插了进来，把日本的历史劈成两半。

开战四年以来，战局对日本不利，令人绝望。日本区区一国却与全世界为敌，是投降还是战斗到底？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刻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相关人士感到，尽管这一时刻来得突然，但该来的终于来临了，于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此时，各处出现了无法掩饰的混乱局面和紧张情绪，惊恐和狼狽在军部尤其严重。政府下属的各省部厅刚上班，军人们就像事前商量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叫喊道：“喂，公告里有斯大林的名字吗？”当大家从最初受到的惊吓中平静下来以后，才意识到没有对日宣战的苏联首脑，自然没有在公告里签名。

首先接到报告而感到振奋的是外务省。数月以来，外务省的领导们就在偷偷地考虑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但军部号召本土决战，国民对此深信不疑，在这样狂热的气氛中，终战一事最终未能说出口来。所以，当公告在握之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不，已经成为“主角”了。

在外务省召开的紧急干部会上，外务次官松本俊一、条约局长涉泽信一、政务局长安东义良围在外务大臣东乡茂得的身边交换了看法，觉得应该接受公告，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



就是苏联的态度。苏联政府克守中立,波茨坦会议就日本问题征求过苏联的意见,这一点大体上毋庸置疑,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参与公告。外务省对形势做出的分析是:这难道不意味着苏联将一直保持中立吗?公告应该接受,但是抛开已经在进行的对苏工作,即请苏联展开和平斡旋,立刻接受公告,这多少令人感到不快。最终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即静观其变,对日本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明智之举。

经过这番探讨之后,上午十一点,东乡外相进宫觐见天皇。在将《波茨坦公告》译文初稿恭恭敬敬地呈上去之后,他用低沉颤抖的声音说道:“公告里没有苏联首脑的签名;国体或天皇陛下的地位还不明了;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只是针对军方而言的。”

在一阵令人感到沉重的沉默之后,天皇说道:

“不管怎样,总算可以预料战争即将结束了。我想,仅此一点就很好了。尽管还有各种讨价还价的空间,但原则上只得接受公告,不是吗?如果不接受的话,战争还将继续下去。不能再让国民受苦了。”

遵照天皇的旨意,定期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①在一点半召开。此时,除东乡外相外,其余五人都认为《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一纸宣言而已。下午召开了定期内阁会议。全体阁员一致赞成东乡外相主张的“静观”策略。于是政府决定采取“静观”的态度。这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波茨坦公告》在结尾处俨然声明:“上述条件必须兑现。”总之,除此以外的任何谈判、活动一律不予理睬,这就是同盟国的意志。尽管如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好,内阁会议也好,竟没有一个人把它看做是“最后通牒”^②。

第二天,二十八日,各晨报在内阁情报局的指示下,向国民公开了《波茨坦公告》。但在报道中,各大报纸尽量保持低调,如删除了削弱国民斗志的条款,没有公开政府的正式看法等^③。而且,为了不削弱国民的斗志,报纸上反倒出现了斗志昂扬、意志坚定的文字。《读卖报知》以“可



笑,对日投降条件”为标题刊登了文章摘要,强调“战争迈入最后阶段,帝国政府并不在乎”。《朝日新闻》登出两排大标题:“政府对此不予理睬。”《每日新闻》则夸口说:“可笑!美英蒋共同宣言。粉碎敌人的自我陶醉,将圣战进行到底!”

在报纸的煽动下,军队总部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在苏联政府做出正式答复以前,日本政府不公开表态——军统帅部对这种懦弱的约定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从最前线接连不断地发来诘问电报。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一伙对首相铃木贯太郎施压,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盟军诸国予以坚决的反攻,反倒有助于昂扬国民斗志。陆军中央也随声附和。

政府被夹在外交工作和军队旺盛的抗战意识之间,难以调和,处境艰难。碰巧那天下午举行了预定的首相新闻记者招待会,铃木首相在现场轻描淡写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便达成某种妥协,军方姑且表示认可。

下午四点,当记者团问到如何看待《波茨坦公告》时,铃木首相表情阴郁地回答说:

“我们认为那个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议的重新演绎。作为政府,我们认为它没有任何重大价值。我们对此不予理睬。我们只管迈入战争的最后阶段。”

但是,当这个傀儡性的发言通过对外广播网向全世界播放的时候,却被当做日本首相的言论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后,这个“不予理睬”最终在外国的报纸上被报道成了“日本拒绝(reject)《波茨坦公告》”。众所周知,这为日后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正当化提供了理由。

没有时间留给日本了,可是如此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白白浪费掉了。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拯救日本了,但政府和统帅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苏联身上,一



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远赴苏联进行和平谈判的特使及其随从人员已大致选定：以前首相近卫文麿为中心，有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加濑俊一、哈尔滨总领事官川船夫、高木惣吉少将、松谷诚大佐，还有酒井镐次、富田健治、伊藤速史、松本重治、细川护贞等近卫的知交们。前外相重光葵是位苏联通，也在候补人选之列。

但是大家对谈判能否取得成功缺乏正确的判断，只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苏联的答复，这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明知失去哪怕一天都将酿成千古之恨，但大家仍然无所作为地任时间流逝……

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东乡外相不禁有些沉不住气，开始焦虑起来。为此，在内阁会议席上等场合，铃木首相说：

“要急着结束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最前线的官兵发动叛乱。古语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虽然激进的发言实属违心之言，但铃木的心情的确很愤慨，却又一筹莫展。

从近卫和内大臣木户幸一以及其周边与会人员那里不断地传来对铃木首相不相信的窃窃私语。置国内形势于不顾，苦等靠不住的苏联的答复而任光阴荏苒，由此产生的焦虑和不安，在日本的领导层里引起了混乱。

但是，铃木首相继续等待着。

“必须忍难忍之事”

八月六日，广岛清晨晴空万里，几乎没有一丝闷热的云彩。七点九分，三架 B29 飞机进入雷达的监测系统，虽然拉响了警报，但敌机没有露面，七点三十一分，警报解除。收音机里广播说敌机是为侦察而来。原